



从左至右：加拿大东部城市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首都国会山前集体炼功；加拿大总理斯蒂文·哈珀；劳工部长凯利·利奇；国家税务部长克里·林恩·芬德利

加拿大总理、部长贺法轮大法弘传世界二十二周年

（明慧记者英梓渥太华综合报道）在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22 年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加拿大总理和多位联邦部长再度发出贺信，颂扬真、善、忍；赞扬法轮大法让全世界无数人受益，在加拿大得到广泛的认可，并表彰法轮大法理念对加拿大社会的极大贡献。

法轮大法自 1992 年 5 月 13 日由李洪志大师传出以来，22 年间已经在一百多个国家弘传，令上亿人通过修炼身心受益。每年的 5 月 13 日，都是全球法轮大法修炼者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的节日。

总理：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

自 2006 年以来，加拿大总理斯蒂文·哈珀每年 5 月都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出贺信。在今天的贺信中，哈珀总理说：“向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于世 22 周年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是我极大的荣幸。”

总理在贺信中说：“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的教导。法轮大法提倡真善忍的原则，在加拿大已经赢得了认可。我表彰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将这一功法与加拿大人分享。”

哈珀总理在贺信中强调，加拿大一直以来支持宗教自由、人权与法治。他说：“加拿大拥有支持宗教信仰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强有力的记录。去年，我们政府很高兴地推出‘加

拿大宗教自由办公室’，鼓励保护世界各地的宗教族裔群体，以便所有人都可以实践他们的信仰，而不必担心暴力或打压。在这些努力中，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

哈珀总理最后代表加拿大政府说：“我代表加拿大政府，呈上最美好的祝愿，祝庆祝活动留下难忘的记忆，祝合作与善意持续下去。”

多元文化国务部长：法轮大法在全世界迅速传播

多元文化国务部长蒂姆·厄普尔在贺信写道：（我）代表总理哈珀及加拿大政府，给所有庆祝法轮大法传世 22 周年的人呈上最热情的问候。

他说：“自从 1992 年开始传世以来，法轮大法在全世界迅速传播。在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我们多元社区的所有成员中积极倡导理解、宽容与友好，这对加拿大多元文化的进步是极大的贡献。”

厄普尔在贺信中说：“我感谢主办方（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对华裔加拿大人及他们传统的奉献。我要称赞你们对加拿大多元化持续做出的贡献。”

劳工部长：法轮大法理念对加拿大的进步是极大贡献

劳工部长凯利·利奇也发来贺信，利奇表示，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我们多元社区所有成员中积极倡导理

解、宽容与友好。这些教导对加拿大的进步是极大贡献。

利奇在贺信中说：“在你们庆祝法轮大法传世 22 周年之际，我要赞扬法轮大法学会所有成员，与所有加拿大人分享他们的功法和传统。”

利奇表示，感谢你们以你们的理念、传统和价值观丰富我们伟大的国家。

国税部长：法轮大法修炼者在生活中注重真、善、忍

国家税务部长克里·林恩·芬德利在贺信中代表 Delta—Richmond East 选区的加拿大人表示，在庆祝法轮大法传世 22 周年的整个 5 月里，我很高兴地对法轮大法学会，以及加拿大所有的法轮大法修炼者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她说：“法轮大法在全球已经有超过一亿修炼者，每位修炼者都在日常生活中注重真、善、忍原则。加上五套柔和、宁静的动作，法轮大法修炼者努力获得健康的身体和精神升华。”

加拿大政府持续支持法轮大法谴责中共迫害

与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一样，加拿大总理以及各级政府官员多年来，持续不断地表彰和赞扬法轮大法对社会的贡献。与此同时，也在持续不断地谴责发生在中国的迫害。加拿大政府是国际上第一个公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国家。◇

柏林中共使馆对面的亚诺维兹桥上，蓝眼睛高个子的法轮功学员法兰兹背着小广播，微笑着迎向中国游客，他做出各种手势，表达自己对中国客人们的欢迎和友好。

（明慧记者雪莉采访报道）有着30多年坎坷求道经历的法兰兹，最终选择了法轮大法。其实，要让法兰兹相信什么理念，遵从什么道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早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曾不顾父母和所有人的反对，坚决不再去教会。从那时起，他开始执着地追求真理，也就是中国人说的求“法”、求“道”。那么，他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法轮大法？他到底要向中国人讲述什么呢？

求道之心

法兰兹出生在德国中部小镇上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每个周日他都随父母去做礼拜。慢慢地，他感到忏悔后没有了那种轻松、心灵上获得自由了的感觉。终于在复活节的时候，他拒绝随父母去教堂做弥撒。这在小镇上可是绝无仅有的事，法兰兹成了唯一退出教会的人。

告别了教会，法兰兹继续他的寻道之路。他尝试了不同的法门，坚持打坐。可是，打坐中出现的一些人体特殊现象没人向他解释。26岁那年他学习了一个印度的新法门。当时他正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心理学，后来他中断学业，飞去印度，但半年后，他的身体出现问题，被送进医院手术抢救。

手术后他回到德国，转学企业经济学。断断续续地，他还在坚持打坐。在法兰兹要写毕业论文以前，他又一次中断学业，转而自己开了个公司。每天工作紧张，事务繁忙，时不时地，他还会打坐，只是和那个师父心灵上的联系好象越来越淡，最后就完全没有了。

疑问、不解和迷茫

“2005年我的公司破产了。



▲法兰兹；▶柏林法轮功学员常年坚持在亚诺维兹桥上演示功法，发真相传单



苦寻真法 心系中国人

一个德国人末世寻道的历程

我没有觉得天要塌下来，这不过是个幻影破灭了。现在我又回到了现实中来。”法兰兹接着说，“那段时间我又有时间思考，打坐的时间增多了。体内有各系统的运转，这个现象又产生了。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双眉中出现的那个很亮的白点，是什么？打坐中人体到底在起什么变化？”越来越多的问题堆积起来，但没有人能给他解答。

法兰兹天天在网上找这类问题的答案。“我从一个通灵人士那里得知，在各个宗教和古老传说中提到的末法时期最后的救世主已经来到人间了。我当时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定是有什么途径可以找到这位觉者。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和我讲过，末世的那个神会来救我们。我必须找到这个神！”

难以置信的幸运

二零零八年初，一次当法兰兹信手输入“第三只眼”搜索的时候，被链接到了法轮大法的一个网站。当法兰兹从法轮大法网站上看了大法书籍后，几十年的迷茫一扫而光。大法师父的讲法，理白言明，把历来冥想打坐中没说清的地方，讲得清清楚楚，并让人明白了有关神的领域的根本答案。

“‘哇，天哪’，我边读边感觉全身的细胞全部张开。背脊上一阵冷

一阵热。我非常强烈地意识到，我找到了真正的法。”“很快我就明白，这不同于我过去所学过的任何一个法门。在那个印度师父带领下，我们也许可以修到某一层次，在那时的我看来已经很高了。现在，看了大法书籍后，我才明白那不过还是一个很低的层次。”

回忆起当年终于找到法轮佛法时的快乐，他开怀大笑。

守在桥头 心系中国人

当法兰兹得知，在亚诺维兹桥上、中共使馆对面，能找到当地法轮功学员时，他就直奔那里，他激动极了，大力拥抱一个学员。从此，他也成为了法轮大法真相点的一员。

“我喜欢走出来和别人说话，告诉人法轮大法有多美好。我想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说，请你们相信，我们对中国人民丝毫不反对。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经济繁荣，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我们也不会因为揭露中共集权对我们的迫害而贬低中国人民为了得到幸福生活而付出的劳动。请记住，这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在我们心中分得很清。中共迫害法轮佛法的罪恶人神共诛。中国人民能得到神佛的眷顾，有个美好未来，这是让我们深深牵挂的。”◇



七载冤狱倍受折磨 谭凤江自诉遭受的迫害（四）

—— 见证中共劳教所、监狱的邪恶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四月六日】（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黑龙江伊春市五营区法轮功学员谭凤江，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日结束七年冤狱迫害刚刚出狱，当天五营区政法委人员就企图把他劫持所谓“学习班”强制洗脑，未遂。

在佳木斯监狱，谭凤江遭警察和犯人合伙毒打、电棍电击、野蛮灌食等非人折磨，左耳被打伤。下面是谭凤江自述他修炼法轮功以及他十四年来遭受中共各级人员迫害的经历。

（接上文）

罪恶的绥化劳教所集中营

绥化劳教所是一个关押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大概非法关押一百多名附近市县的法轮功学员。每天除了做奴工，还经常被逼迫看污蔑法轮功的新闻和录像。为了所谓的“转化”法轮功学员，大队教导员杨波还到马三家等全国各地的劳教所学习迫害法轮功的“经验”，大队副教导员高中海、中队长龙奎斌、陈新龙，狱警李健等都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急先锋。他们有的时候也装作像是修炼人，歪曲李洪志老师的著作，迷惑和误导法轮功学员，他们还利用已经被“转化”了的人去做转化洗脑。每天都要对一两个法轮功学员采用车轮战的方式进行迫害，整天整宿不间断地强迫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不让学员休息和睡觉，连续很多天还“转化”不了，就开始污言秽语、骂、打、体罚、长时间站立、关小号、坐铁椅子、多根电棍同时电击、用扣子把两手、两脚抻成大字形等酷刑折磨。

有一次，法轮功学员徐洪明把贴在走廊上的污蔑诽谤法轮大法的宣传纸撕下来，狱警李健等四、五个人上来，每人都拿着电棍把徐洪明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徐洪明实在承受不住，一头撞在柜角上，头被撞出很长的口子，流了不少血，（这完全是中共警察酷刑迫害造成的，但请大法学

员在任何屈辱困苦的情况下，都要和平理性的反迫害，千万不要以这种过激的方式反迫害，这种做法不符合大法法理。）他们才作罢。

我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从绥化劳教所出来以后，我清醒了一段时间，对我以前所走过的路又重新进行了一番思考，也吸取一些教训。更加坚定的认识到：我的修炼没有错，法轮大法没有错，是邪党在做恶。

见证佳木斯监狱对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在我被拘禁的七年中，佳木斯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很多，由于监狱封锁消息，多数我不清楚，所知有限。

一分监区法轮功学员桑川，因拒绝去听洗脑报告，被栗文亮、叶晓军及多名狱警和犯人把他扣在廊门上拳打脚踢，还用多根电棍电击；法轮功学员王巨龙，因不堪忍受犯人赵利的打骂，与之讲理，狱警郭建民来了，不但不主持公道，还和犯人赵利一起毒打王巨龙，法轮功学员秦月明上来劝阻，郭建民非但不听，还动手打秦月明，并说：“我一看见你就来气”；法轮功学员范强拒绝出工，中队长滕树良唆使几个犯人连续多天在地上拖着范强出工……

二零一一年元旦前，监狱长叶枫到省局开会，因佳木斯监狱法轮功学员“转化”率上不来遭到批评，回来后他就开始阴谋加重迫害法轮功学员。三月，监狱开始从各大队抽调法轮功学员到集训队搞集中迫害“转化”，同时各大队也采取行动，监狱给各大队都下达了“转化”指标。被调到集训队迫害的有：秦月明、范强，王兰生，刘振昌、刘传江，商锡平、刘俊华等。第二天秦月明、商锡平、刘俊华等开始绝食反迫害。

过了大概五天，就传来了秦月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监狱掩盖说是“心梗”。据犯人讲，秦月明死去的第二天早上，杂工犯人来打扫昨天给

秦月明灌食用过的床，发现墙上、床上、地上有大量喷吐出来的所灌食物，因此推断秦月明为插管灌食时插入气管致死，他遗体上面明显有着被毒打过的痕迹。过了几天又陆续传来了刘传江、于云刚被迫害致死消息。刘传江是先在集训队被严重打伤后调到三大队的，已出现生命危险，被送到医院输氧，结果抢救无效死亡。于云刚是在七监区被迫害致死，具体情况不详。

在这次加重迫害期间，还传出了各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消息。如：法轮功学员侯志军，被四监区一分监区犯人用针扎，用棍子打膝盖骨，连续几天不让睡觉；九监区一分监区为“转化”法轮功学员姜波涛，从车间调回十多名犯人，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轮班迫害，打、骂、体罚、不让睡觉，多次把姜波涛弄到库房殴打。警察为了鼓励犯人参与迫害，还给他们每个人出工几个月才能得到的高分。

结束语

在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在正与邪的较量中，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扮演了一个角色，上天注视着每一个人的一思一念，一举一动，守住善念是驶向新纪元的方舟。对修炼人来讲，所承受的迫害不算什么，法轮功学员也不会记恨曾经迫害过他们的人，可是善恶有报是天理，人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报应，作恶者必遭恶报，参与对法轮佛法修炼人的迫害，后果是极其悲惨的。

历史的这一页很快就要翻过，希望那些还在对法轮大法、对法轮功学员行恶的人，尽早悬崖勒马，停止犯罪，否则必将受到正义和法律的审判。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其实就是对人类良知的迫害，也是对自己的迫害。希望每一个世人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都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全文完）（选自明慧网，内容有删减）

上海看守所的一幕 改变了我的人生

【明慧网】我爸是法轮功学员，2001年5月份在散发关于“天安门自焚”的真相传单时，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判刑7年。当时我还没有成年，中共不间断地反复诬蔑宣传，使我对法轮功和我爸不理解，认为我爸给我们家带来了伤害。

2009年3月份，我经人介绍到上海打工。谁知干了3个月，老板不给工资，还派人打我。我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自卫还击，后来死里逃生，连夜从上海回家。第二天上海警察打电话说：“你的工资给你解决了，你到上海来拿工资。”结果一到上海，警察就把我关进了普陀看守所。我问警察：“你们不是叫我来拿工资的吗？”警察说：“你把你老板叫来呀。”我说：“你们把我关起来我咋叫老板来？”关了一个月后，我妈给上海警察送了5千元才放我出来。出来后我去找我老板，把老板带到警察那里，警察什么话都没有说，当着我的面，



酷刑演示：悬空抽打

当场就把老板放走了。

我被关押在普陀看守所期间，亲眼看见看守所恶警暴打一位六、七十岁的炼法轮功的老太太，用手铐铐住

老人的双手吊起来毒打3天3夜，恶警边打边骂：“老不死的，打死你白打死，看你还炼不炼法轮功，不打刑事犯，专打炼法轮功的……”恶警骂了很多脏话，三伏天不给水喝，不给饭吃，折磨了3天后，就没有老太太的任何动静了，老太太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我被看守所关押的一个月里，警察没敢碰我一个指头，我指着他们的脸跟他们对着干，公开扬言出去后要报复他们，他们都没有打我，可是他们对一个善良的炼法轮功的老人竟然如此残暴！

因为我亲眼所见中共对善良民众的残暴，改变了我对法轮功的态度，也改变了我对我爸的态度。也因此我支持我爸修炼大法，我得到了很多福报。2009年，我到武汉做生意赚到钱，买了房子和小汽车。

现在，我相信法轮功善的力量必定能战胜邪恶中共。◇

我给农民算了一笔账

一次跟农民聊天，听他们讲：现在种地不交税了，还给补助；到老了，还给零花钱；不管怎么说还是共产党好啊！

我问一位80岁的农村老大爷：“土改时您家划的什么成份啊？”“中农。”“那时您家有多少土地呀？”“50亩。”“那时您家有几口人呢？”“6口。”“那时生活的怎么样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吃的，有住的，有穿的，温饱没问题。”“有在外边挣钱的吗？”“没有，都是土里刨食，自给自足。”“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吗？”“是，就靠这几十亩地养活着。”

土地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繁衍生息的唯一来源。

“您家这50亩土地什么时候变没了呢？”老大爷想了想，“我家有土地证，现在还保留着。从1950年成立互助组，后来到合作社，到

1958年人民公社，土地就都成了国家的了，我们从此失去了土地，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成了单纯的劳动者了。”

“您知道现在一亩地值多少钱吗？”“不知道，起码得卖几万元吧。”

“一亩地是667平方米，现在1平方米的楼价在我们当地是6000元到20000元，平均就按1平方米1万元计算，1亩地的平面房价就是667万元，盖10层就值6670万元。50亩地要都盖成10层楼房，就值33亿元，就是盖成5层楼，也值16亿元，50亩地中拿出1半搞绿化、公共设施等，其余25亩搞房地产，至少也值8亿元。”

“即使不搞房地产开发，50亩地都租出去，从1949年到现在，这60多年，您也早成了百万富翁了；而且您家可以世代相传，永远享受不尽。”

老大爷顿时明白了：“我现在祖孙

三代，都加起来也超不过20-30万元。”

“您是中农，要是把您划成地主，那就更惨了，经济上掠夺，政治上剥夺，名声扫地，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甚至肉体上直接消灭，还让你子孙后代永世不得翻身。世界上只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才干得出来。”老大爷也举了几个亲身经历的典型例子，听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

“是共产党把我们搞穷了，是社会主义制度把我们一步一步搞垮了。”这就是老大爷的结论。

“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制差别不是自然形成的，都是中共人为制造出来的。”老大爷点了点头，欣然同意我的说法。◇

